诗旅奉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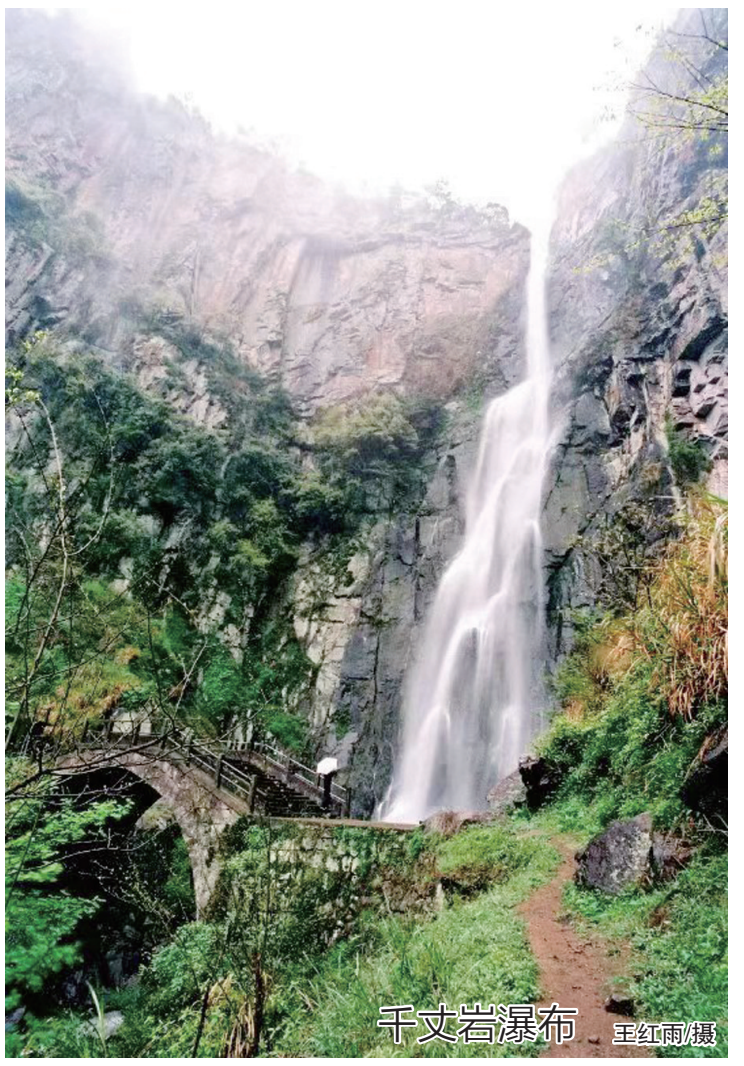
开栏的话

从本期开始,我们推出“诗旅奉化”专栏,作者是区作家协会主席、一级作家高鹏程。他将用诗歌加“诗外音”的形式,展开一段有关奉化山水风物和人文历史的诗意之旅。这些作品将从奉化的一时一地、一山一水出发,但并不囿于对自然风物的描摹和历史掌故的介绍,而是将自身置身于历史和现实的时间“现场”,通过对富有意味的细节捕捉,探究诗意生发,呈现诗意进深、转折、延宕的种种可能。

千丈岩观瀑

高鹏程

奉化雪窦寺千丈岩瀑布一侧
有勒石书曰: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。”
多年前我初来乍到,翻故纸,查佛典
试图找出偈语的源头。
后来又有过几次重游,有遇问询者,
我总是津津乐道它的出处。
一晃过去二十多年,少年头
已华发渐生,仿佛被千丈岩瀑布的飞雪浸染。
及至近来,我才发现,这条佛偈的源头
其实就是眼前的这条闪着锋芒的白练。
这其实就是一把时间的屠刀。
不是吗?所有的杀戮、消亡均与时间有关
而所有的驯顺之词,皆与流水有关。
我想到岩石的沉默,草木的垂顺
在流水一样的时间面前
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。
而所谓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
其实就是眼前这把明晃晃的利刃
变成静水深流,
就是在遥远的入海口,
落日最终有了庄严、圆满的涅槃之相。


千丈岩瀑布 王红雨/摄

诗外音:

去过奉化千丈岩瀑布的人应该都会知道,瀑布上端的一边,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写着一句佛偈: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。据说就和附近的雪窦寺以及这条瀑布有关。二十多年前,我来奉化,初游千丈岩,听导游讲有关“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”的民间传说,才知道这个典故原来出于此地。感叹自己孤陋寡闻之余,总觉有些疑惑。在我之前的印象中,这条佛偈应该是出于《五灯会元》。卷五十三的文中有:“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,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字样的记载。况且佛教里的所谓的屠刀,并非手中有形的刀,而是我们对生死烦恼、五欲尘劳的执著。不知道为什么在奉化的民间传说里,居然被绘声绘色地演绎成了一段唐代真屠夫放下屠刀、飞升成佛的故事。

巧的是,编纂整理《五灯会元》的释普济,据说也是明州奉化人。想必他对这句佛偈的民间演绎究竟怎么回事应该心知肚明,至少应该知道其中的讹传之处,但遍翻史料,还是找不到佛偈真正的出处和民间附会之间的相关联系。

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皓首穷经的人。喜欢自然风物远胜于探究黄卷故纸。之后的二十余年里,又陆陆续续去过千丈岩几次,每逢外地朋友询问,也只是以五灯之典和民间故事相告。

去年底,在甬城人大会议期间,会休闲谈时聊起有关奉化的人文掌故,奉化的一位领导谈到此事,他第一次听到时,也很吃惊,没想到这句著名的佛偈竟然出自奉化,居然就在千丈岩。他也很感慨,奉化历史文化积淀的确深厚,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认真发掘和宣传。遗憾的是,我来奉化时间也比较短,虽然也时常翻阅相关的地方史志,但文史工作非我专长,只能用自己有限的笔墨,打打擦边球。

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,相对历史典故的考证,我更感兴趣于对历史现场的探究,工作之余,总喜欢四处游走,从自然山水和时间现场去寻找适合诗意生发的细节。千丈岩后来又去过几次,又一次盯着这条飞泄而下的激流的时候,忽然发现,这其实就是一把屠刀,时间的屠刀。当它跌落悬崖,冲出山涧,逐渐放低身段,逐渐平缓下来时,已是静水流深、落日庄严的法相。而这,也正是这条佛偈在大地之上,在人间最自然、最生动的一次阐释。

桂花馔

虞燕

人生中第一次喝醉竟是因为桂花酿。此酒粘稠、绵甜,颜色呈金黄色,澄澈透亮,如灯光照射下的琥珀,有“贵妃酒”的美誉。《楚辞·九歌》中有句“援北斗兮酌桂浆”,尝一口,米酒的醇厚与桂花的香甜恰如其分地融合,味蕾立马被俘虏。咂咂嘴,越喝越想喝,殊不知,桂花酿后劲足,一不小心就喝到微醺,继续贪喝很可能沉醉不知归路。

除了酿酒,古人以桂花入馔,留下的食谱真不少,如,宋林洪《山家清供》中的广寒糕,《清供录》中的天香汤,《红楼梦》中出现了木樨清露,令百般挑剔的宝玉“甚喜”,足以见它的不凡。到现代,桂花馔更有被踵事增华的意味,桂花银耳汤、桂花枸杞茶、桂花赤豆羹、桂花马蹄糕、桂花汤圆、桂花凉糕、桂花盐水鸭、桂花小排骨、桂香蜜烤翅……有个成语叫锦上添花,桂花可谓实实在在的“添花”,揉进点心、撒入甜汤和菜肴,使万千食物生辉。

记忆里,外婆家的橱柜总可见一两只广口瓶,广口瓶里储存着腌制的糖桂花,摇晃两下,再放平,看瓣瓣小黄花依偎着糖汁从瓶壁缓缓滑下,那种暖暖的润润的橘色让人莫名欢喜。

外婆可宝贝她的糖桂花了,两个阿姨若偷吃了,肯定要挨骂,她说糖桂花可是能派很多用场的,不是当零食的。不知道桂花淀粉糊是不是外婆自创的,淀粉是红薯淀粉——外婆自己种的红薯,自己晾的粉。红薯粉加些水,用筷子搅拌均匀后倒进小锅,用小火煮。上锅后继续用一根筷子转圈式搅动,边搅边加水,不能一次性加多,一点一点地加,待淀粉慢慢转透明时,一大勺子的糖桂花“哧”一声浇下去,馥郁的香味四处散开。橘色的桂花点缀在晶莹剔透的糊糊上,盛于碗中,像一个漂亮的大果冻。舀起一调羹入口,滑滑的软软的,瞬间溶化在舌尖,清甜不腻,幽香满溢。外婆说桂花淀粉糊可以治疗拉肚子,于是我三天两头说肚子疼或拉肚子,外婆也不辨真假,说了就做给我吃。

桂花糖年糕便相对金贵了,过年过节才端上桌。那个时候,年糕倒不算稀罕,只是这道甜品费油费糖。熬糖色是关键,火候和时间都要把握好,熬得太干太湿甚至熬焦,那都算失败,是一种极大的浪费,所以这道工序,外婆从不假以人手。菜籽油下锅,烧热,倒入白糖,用锅铲搅拌至融化,待糖液成琥珀色后迅速加水,放入原先煎好的厚片年糕,最后舀两勺糖桂花淋下去。桂花糖年糕糖色透亮,入口油滋滋,软糯蜜甜,有桂花香缭绕于唇齿,就算放到现在,也是道妙品。

桂花糯米藕被称为金陵最有人情味的四大街头小食之一。我看着糯米藕一片片躺倒于盘子里,散发着油润的光,心里却想,糯米是怎么钻进藕孔去的?是切成片后放糯米还是整根藕时就放糯米?后来当然是明白了,还亲见了一次做桂花糯米藕的全过程。原来先要把藕的一头切开当盖子,用筷子将泡过的糯米塞进藕孔,装满后合上盖子,用牙签固定,最后加干桂花和冰糖入锅炖制(也可以炖熟后淋上糖桂花)。工序有些繁杂,用时也比较长,遂觉得做菜也像是一种修行,拿捏分寸、掌握火候,要用心又要耐心。稍晾凉后咬一口,清香软糯,甜而不腻,丝丝入味,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,藕居然可以做成这般味道。

至今见过的颜值最高的桂花食品大概要属椰汁桂花糕了,层次分明,玲珑剔透,桂花撒得星星点点,宛如艺术品,简直不舍得下口。戳一下,晃得憨态可掬。椰汁桂花糕凉滑Q弹,还未跟舌齿亲热,就滑入食道,滑进肚子了,哧溜一下,跟坐滑滑梯似的。呼口气,气是香的,椰香和桂花香。

《离骚》里有云: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,拾花入馔,自古风雅。寻常的烟火气里混入了花香,日子也仿佛诗意了起来。

雪窦山 文艺季刊
2019年秋季刊要目

“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”主题征文
惊雷无声 …… 叶 辉
一龙倾城 …… 陈 峰

小说绿地
莲花灯 …… 虞 燕
寻儿记 …… 沐小风
小脾气 …… 叶 辉
突然来的电话(外十七题) …… 蒋静波

散文长廊
乡土 下 海 …… 吴壮贵
特殊的玩伴 …… 陈 峰
斗 鼠 …… 盛常国
情怀 在剡溪和剡江的边界(外一题) …… 俞赞江
风从田野吹过 …… 王林军
藏在咳嗽声里的修养 …… 张桂佳
印象 素 年 …… 南慕容
鞋子的故事 …… 陈旭波
乡村学堂难忘事 …… 唐海位
行吟 穿越逝水的诗光 …… 沈潇潇
从上海、东京到温哥华 …… 俞 悦
初夏的天堂 …… 洪珏慧

新诗时空
谁看清了海边渔姑紧抿的唇(组诗) …… 原 杰
被悬赏的蓝天(组诗) …… 陆旭光
只写性情留纸上(组诗) …… 汪知羞

联盟来风
大美江山(组章) …… 鸿 颖
奉化大堰常照记游 …… 鲍静静
烛湖梦忆(外两篇) …… 王孙荣

主办单位: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地 址:奉化区大成东路1278号 邮 编:315500
投稿邮箱:xuedoushan@126.com 电 话:0574-88502656

“剡川一曲”在哪里
——《贺知章与江口之我见》续

沈潇潇

8月23日,我在奉化日报上刊发短文《贺知章与江口之我见》,就前段时间因网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播出而有甬上报章重提贺是否是宁波人的话题发表己见。文中指出,贺知章绝非宁波人(或宁波籍),证据即使不提当年的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和现在的《辞海》和教科书等权威文献典籍,单是新编《宁波市志》没把贺收入人物传就已足够有份量了。至于奉化有传说贺辞官后在江口隐居、垂钓,更纯属子虚乌有的附会之说——短文对此已作多方辨析,在此不再赘述,有兴趣者不妨回看。

短文发出后,有同感的文友在微信群里对我聊起:“《奉化补义志》(纂成于民国时期)曾经对镜湖的有无剡川提出疑问,或拉或猜或编贺老到今江口塔下钓鱼也是可能的。”又说:“剡川一曲”成为甬山二十四景之一,大概也是清末热心人编的。据此,我忽然想到似有必要对“剡川一曲”再说道一番。

清末一些热心人“或拉或猜或编”贺知章辞官后隐居于江口“剡川一曲”,其根由之一是《新唐书》中记载唐玄宗“诏赐镜湖剡川一曲”给贺。这些热心人,包括《奉化补义志》的编纂者怀疑越州的镜湖没有剡川一曲,而奉化有剡江,因而就有剡川一曲。故事就这样演绎而成了:唐天宝初年,唐玄宗把甬山下剡江拐弯处的“剡川一曲”而不是“镜湖剡川一曲”赐给了86岁告老还乡的贺知章,于是贺就悠哉游哉地隐居江口,还常和杜胜一起在剡江边垂钓。

仔细推敲,这个演绎隐伏着多处谬误。首先,在唐代的奉化根本就没有“剡川一曲”这个说法,这个说法是后来为贺知章隐居江口甬山下的说法专用的。不错,奉化有“剡溪九曲”之说,但这是指奉化剡溪上游剡源自一曲六诏至九曲公棠的九曲之胜,与甬山下的“剡江一曲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并且“剡源九曲”这个说法也是迟至元代始现。那么,远在首都长安(今西安)的唐玄宗又怎么可能想得出小小的奉化甬山下还有这样一个名为“剡川一曲”的地方呢?其次退一万步说,就算唐代奉化有“剡川一曲”说法,那么就像剡源九曲那样,剡川的二至九曲又各在哪里?还有一点,“镜湖剡川一曲”中的镜湖和剡川在语义逻辑上并不是像这些人所理解的是从属关系,即“镜湖的剡川一曲”之意,而是并列关系,即“镜湖剡川的一曲”之谓,这在下文里还会讲到。

其实,“诏赐镜湖剡川一曲”一句已说得够明白了。大家都知道,浙东有两大剡溪,一是越中剡地的剡溪,二是明州即奉化的剡溪。前者在历史上比后者有名得多,是浙东唐诗之路主干线的重要一段,李白的千古名篇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所写的“明月照我影,送我至剡溪”即是,后者是浙东唐诗之路明州东支线中的一段。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创立者竺岳兵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唐诗之路唐诗总集》中指出:今曹娥江上下游在唐代都称剡溪,又称剡川。这在许多唐诗中不乏印证,如施肩吾的《晚春送王秀才游剡川》诗,赵嘏的诗句“地与剡川分水石,境将蓬岛共烟霞”。唐代的镜湖面积比现在的镜湖要大上百余倍,属剡川(剡溪)流域。竺先生指出,所谓镜湖剡川一曲,即指剡溪(剡川)与镜湖相连处。有必要说明,竺先生的说辞并非专门因贺知章的籍贯和隐居地而提出,而是在研究浙东唐诗之路时自然论及。正因为镜湖和剡溪(川)在唐代已赫赫有名,唐玄宗想到“诏赐镜湖剡川一曲”给贺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对镜湖剡川(溪)并称不仅在唐诗中有,如张籍的“春云剡溪口,残月镜湖西”,在以后的诗人中也有,如明代诗人苏伯衡的诗句:“会稽云门最幽绝,鉴湖剡水交漪涟。”

唐玄宗诏书中的“一曲”,其意不同于剡源九曲的“一曲”。剡源九曲每一曲的数字是序数,一曲即是第一曲,二曲即是第二曲。“镜湖剡川一曲”的一是基数,一曲就是一片、一湾(即一部分)水域的意见。唐玄宗“诏赐镜湖剡川一曲”,即是把镜湖剡川(剡溪)相连处的一曲水域赐给千秋观(由贺故居改建成的道观)作放生池。镜湖因之有了“贺家湖”“贺公湖”“贺老湖”的称号,并屡屡出现在后代诗人的笔下,如宋诗人诗曰“贺老湖边春水生,野阳浮动北风轻”,同时代的吕文靖也诗云“贺家湖上天花寺,一一轩牕向水开”,等等。他们所写的都是贺知章辞官隐居之地——镜湖剡川的一曲水湾,跟贺知章自我陶醉的诸诗句“惟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”“稽山云雾郁嵯峨,镜水无风也自波”“鈒镂银盘盛蛤蜊,镜湖莼菜乱如丝”里的镜湖水域一样,与江口甬山下的所谓“剡川一曲”没啥关系。若一定要说有的话,也只是一些“引名流以光乡里”的热心人一厢情愿的望文生义、牵强附会而已。

贺知章隐居江口说当可休矣。